

## 〈離開〉

身分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創造過程，它沒有必然的起點，也沒有需要抵達的終點。

女孩跟此處以鄒族為主體的原住民族群不同，她是北部來的 Pangcah，一個從小土生土長於都會區的 Amis，一個不太會說族語，卻通過族語中級認證的原民少女。

族語認證在學校推行下，幾乎成了這些原民孩子的課後補給，女孩本來完全不會說阿美族語，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後，勉強聽得懂一些單字。

規律與記憶，單字與聲帶的震動，唇口的張闔，緩慢地打磨這女孩的第四語言。除了華語之外，英文跟閩南語，都比阿美族語更早走進入她的世界，母語反而姍姍來遲，需要她從頭學起。



女孩是北部來的轉學生，也是我認識的，第一個會說阿美族語的孩子。她吐出的每個單字，對我這個不懂族語的漢人來說，都是天書抖落的密語。

在這個鄒族鼎盛的縣市，要找精通阿美族語的專業人士，可謂困難重重。師資不好找，會說族語的阿公仍住在北部，在母親已不太會說阿美族話的情況下，女孩要參加三個月後的族語朗讀競賽，這訓練任務困難得令人頭皮發麻。但她是我的國文任課學生，不管如何艱鉅，都只能咬著牙，接受此等「不可能的任務」。

只是，我們光打開比賽文稿，就相顧無言。

我問女孩：「你會念嗎？」

她尷尬笑著說：「我會一點點。」

翻著稿子上偌大的篇名〈騎腳踏車〉、〈中秋節〉，我感到匪夷所思。仔細想想，中秋節是漢人的節日，而腳踏車推測應該是近現代才衍生出的詞彙吧。女孩則是指著稿子上〈借書〉二字嗤嗤偷笑，以前部落怎麼會有圖書館呢？仔細看稿，果其不然，圖書館缺乏專用名詞，只有 tu-su-kwang 音譯了這空間。

語言是她認證成為阿美族人的必需要件，也是我更深入認識她的契機。

我們天南地北地聊天，從閒談去輪廓她轉學的原因，去揣摩家長用什麼心態要求她學族語。以及最核心的，她自己對於學族語有什麼樣的想法。我想，

語言是讓我，更真實地了解她這一個人的鑰匙。

阿美族語是她媽媽的語言，名符其實的 *mother tongue*。媽媽是從花蓮搬到桃園的第二代，已經不太會說族語了，只剩下聽力還可以辨認鄉音。阿公操著流利的族語，是個好溝通的和善老人。本期望他能教孫女念族語，可惜老人看不懂拼音文字，我們只能土法煉鋼地，要女孩一句一句地讀，阿公再逐句修正。

祖孫倆分隔兩地的日子，阿美族語的單字，就是飛翔在網路訊號裡的鴿子，帶著求問、親暱、撒嬌的潛台詞。



阿公很享受孫女跟他學族語這件事。但女孩對我悄悄透露了，阿公年少輕狂的歲月，和耗費晚年去修復的家庭關係。這些年來，我早已學會在聽取秘密的時候保持淡定，任由對方向我傾倒一切。

「我喜歡跳舞。」

女孩微笑道：「我本來有學舞蹈，我會跳街舞！」

看她放下稿子，現場 solo 一段「阿嬤饋咖」，從姿態就能知悉她確實有舞蹈底子。跳舞時的女孩，表情開朗而有自信，又美又會跳舞的女孩，怎麼可能不是同儕中的 *Queencard* 呢？相較於念族語時的磕磕絆絆，韓語流行歌可能才是統領少年少女們的主旋律。

「族語呢？你喜歡嗎？」我問女孩。

「不排斥。但，也沒有特別喜歡。」

一個缺乏「熱愛」為燃料的選手，永遠只能倚靠他人的助力，沒有辦法跑得遠，也沒辦法跑得久。



休息時間，我和女孩聊起我的語言。從宜蘭到南部的我，一開始很不習慣。被浸潤在一個環境裡，人才會意識到：你以為的自然而然，都是他人眼裡的特殊。為了融入南部生活，我開始模仿南部人口音，把生活用語裡所有的 *uinn* 鼻音都改掉，酸酸軟軟的半音韻母，被我留在行李裡。

過了半年，勉強可以從對方狐疑的眼神脫離。從最初被質疑閩南語是否不太「輪轉」，到後來，聽到我從宜蘭來，他們會發出驚訝的嘆音。多年之後，已沒有人會從對話中發現我不是本地人了。

這是一個脫離的過程。

當我回宜蘭時，強烈感受到鄉音已經離我甚遠，我還需要特地切換模式，講宜蘭腔。咬字時注意閉唇，氣流記得從鼻子出來，鼻腔不要忘記共鳴，說起話來才不會讓家人覺得突兀。

父親問我：「皮膚怎麼曬得這麼黑？」

又問：「你講話聽起來不一樣了？」

語言是鑰匙，語言是門票，語言是交換。

從功利的角度來看，學習一門語言是工具，可能讓人得到許多實質益處。但我學講南部腔是為了融入，而女孩學習族語是為了回歸身分。我覺得自己擁有特別的宜蘭腔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但過程中我跋涉了許多年，才抵達這個寧靜的心態。

我問女孩：「你有沒有想過，到你媽媽這一代，已經只會聽、不會說了。到你這一代不會聽，刻意去學，也只會說一點點。未來你的小孩，可能已經對這個語言完全陌生了？」

女孩輕輕地說：「我有想過這個問題。」



「語言」與「意識」，都是游移飄忽的存在，不像舞蹈那樣扎實。我們對身體的雕琢，都會成為舞台上展現的筋肉，每一個節拍的練習，都只會讓你對旋律更加熟練。上傳網路的舞蹈短片，替女孩得到唰唰唰增長的愛心和追蹤人數。而族語朗讀，帶給她的是：課後的練習、稿子上密密麻麻的註記、反覆的錄音、消耗的假日。

祖孫倆的遠端通訊學習，終究因為女孩偶爾的偷懶，而變得時有時無。對阿美族語不熟的我們，本來就茫然無措，遇到陌生單字，更只能先胡念一通。

盲人摸象的苦楚莫過於此。

我找了過往的得獎光碟來參考。我們觀摩影片，選定鍾意的選手，模仿他們的儀態，學習抑揚頓挫的腔調，反覆在無字幕的朗誦中，尋找是否有我們不會讀的那些字眼。

我們也像是不通音律的人在彈琴，死背指法和鍵位，默數拍子，想在適當的時機，表現出合宜的樣子。Pangcah 是花蓮阿美族人對自己的自稱，意思是「人」。少女光是想要回歸，回復成「人」的樣子，就困難重重。

為了激勵少女，校內初賽邀請她阿公和另一名來自花蓮的阿美族家長當評審。阿公特意穿了整套族服搭高鐵南下，以彰顯他對孫女的看重，老人驕傲地告訴我們，他是某個部落的頭目。當少女著全裝上台，他又成了最得意的祖父。過程中阿公不斷以目示意，用眼神鼓勵少女，希望她繼續用響亮的音色，頌揚原鄉的話語。

休息時間，阿公和另一位評審交流起阿美族語分支的差異。同學的媽媽是海岸阿美，少女家族則是來自秀姑巒阿美。聽了少女朗讀後，兩個評審不約而同都打了高分，並義正詞嚴地強調，此舉絕對沒有放水，絕不會因為熟識而刻意吹捧她。少女聽了總算露出久違的笑容。



順利通過縣賽之後，我們反覆進行心理建設，畢竟到了全國賽，少女就要面對真正的強敵：來自阿美族人的大本營——花蓮、台東的孩子們。許多孩子仍跟部落互動緊密，與家人相處都講阿美語。我們努力學習的語言，不過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已。少女要跟這些佼佼者一較高下，勢必要付出更多心血。

「心血」兩個字解壓縮後，是無數的時間。每周抽離課程用以練習，反覆唸同樣的字句，有時也等於枯燥和無聊。

窗外，天氣炎熱，天空藍得很曠遠，一道飛機雲橫越過天空，切開了無垠的天色，那是要去哪裡翅膀呢？

女孩看著天空遐想：「我想回北部跳舞，我以後想念表演藝術科。」

「那樣也很好。如果以後妳出道紅了，我可以跟別人炫耀：這個人是我以前的朗讀選手。」

我幻想過類似的場景：寫書法的工程師、會作文的護理師、寫字音字形的廚師……那些鑽研過語言和文字的少年少女們，後來都去哪裡呢？語言還跟著他們嗎？

「妳以後沒走這條路也沒關係，練阿美族語只是讓妳更接近祖先，讓你們的文化傳統不會消失得那麼快而已。」

「可是我爸媽吵架的時候，我爸會說，我是我媽的女兒。就因為我改跟媽媽的姓。」

成績不夠優秀，比賽結果不夠榮耀，是不是就不足以成為誰？連要跳舞都是少女跟家長乞求來的福利。用族語認證加分，用族語比賽結果換取升學積點。

當一切都被量化，我們要拿什麼來抵禦人生的困惑？



我曾思考過，居住在河岸的人，是否會因此擁有溪水的性格，撲騰激烈，總想往某個方向奔湧？

少女時而認真，時而偷懶的狀態令人擔心。練習過程中的簡短休息，就是我們的閒談時光。潤喉的溫開水灌下去，生活裡的雜思所感，就溢出來。聽她對某人的想法、對於在班級中如何順利生存下去、對於家長教養方式的抱怨、對北部舊友的眷戀、都會生活的吸引力……等等，每一樁都是少女生活裡的大事，每一樁都是用盡方法也無解的算式。

「我有想過要逃家。」女孩對我說：「只是一個人應該沒辦法生活下去，就又默默回來黏著爸媽。」

女孩抱怨，她腦中曾出現過逃家的念頭，想趁回北部練舞的機會，逃出父母的手掌心。但經過諸多考量後，她還是選擇回到家裡，一如既往地放下書包，滑手機，蹉跎時間後才撿起家課，緩慢雜沓地書寫。風暴肆虐過的地方，都曾經是荒原。



少女穿上跟家人借來的族服，絨毛球的頭飾頂在俏麗的馬尾之上，紅底的服裝外面纏著螢光色腰繩，護腿布裹著她纖細的小腿。走進聲勢浩大的的參賽選手群中，少女的樣貌毫不遜色。

族語休息區裡的選手個個爭奇鬥艷，光是迎面與這些選手對視，就有誤入祭典的錯覺。許多人穿改良式族服，上面添加了許多銀鈴與亮片。我安慰少女，不要被外相迷惑，比賽終究聽的是語音，她辛苦的練習今日就會成為甜果。

少女鎮定地唸完稿，甚至還有餘裕跟旁邊的選手搭話閒聊，然而這份悠然，在聽到後續選手上台表現後，就被一舉擊潰。

真正會講族語的人，已完全不用看稿，他們是在說話。

嘴巴開啟，說出族語的那瞬間，變化的音響像一條河，我聽到水流潺潺湧出，像鳥叫，像山音，像河水，像海，像風和雨，帶著自然的節奏。就算我完全不懂這個語言，也深深地被其中的韻律所震懾。

少女母親跟我一起看著轉播螢幕發楞，她吶吶地說：「這才是我爸爸那輩人說話的樣子。」

那樣強健而快勁的方式，像有人在山裡迎風奔跑，是一種非常恣意爽颯的語言。

賽後，我向女孩恭喜：「你很棒。你是全校這麼多年來，第一個人圍全國賽的選手，不管等第如何，你有堅持到底，這就是完美的結果。」女孩聽了笑而不答。後來，我從高鐵的窗戶倒影，看到她們母女倆沉默地刷手機，網頁停在不斷更新評審結果的頁面。

回去校園之後，女孩即將被編入別班，不再是我的直屬授課學生，那每日不間斷的練習與閒聊已結束，三不五時給她的點心與關心，大概也即將師出無名。

人和人的相遇多少都像這樣，是節慶裡的花火，也是花火熄滅後落下的灰燼。我看著她映在窗上的倒影，低垂的眼光分辨不出神情。傍晚的高鐵加速奔馳，一路駛進夜色更濃稠的遠方。